

# 进口投入品与中国企业的就业变动<sup>\*</sup>

魏浩 李晓庆

**内容提要:** 基于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 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基本情况, 并实证分析了进口投入品对中国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 与非贸易企业、纯出口企业和纯进口企业相比, 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规模最大、就业增长最快、就业创造最多、就业破坏最少, 就业增长稳定性也最好; 进口强度、进口产品种类、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资本品进口、异质产品进口对企业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相对于一般贸易方式进口, 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对企业就业增长效果更为显著; 进口投入品仅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影响显著, 而对纯进口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今后, 对我国扩大进口贸易的相关政策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战略性细化, 针对不同类型的商品进口、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制定有差异的政策, 并高度重视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在就业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 进口投入品; 进口企业;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DOI:** 10.19343/j.cnki.11-1302/c.2018.01.005

**中图分类号:** 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565(2018)01-0043-10

## The Impact of Imported Inputs on Firm Employment Dynamics

Wei Hao & Li Xiao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industrial firm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imported inputs on firm employment dynamics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on-traders, pure-exporters and pure-importers, the importers with export business have the largest employment scale, the highest employment growth rate, the most employment creation, the least employment damage as well as the best stability of employment growth; importers with higher share of imported inputs, more imported inputs' varieties, sourcing from lower per-capita income countries, more capital and different inputs experience higher level employment growth; the employment growth effect of processing trad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general trade; the conclusion is only applicable to the sample of the importers with export busines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implement refined differentiated import trade policies, and put a high value on employment growth effect of the importers with export business.

**Key words:** Imported Inputs; Importers; Employment Growth; Employment Creation

### 一、引言

由于仅能获得微观企业生产和出口方面的数据, 与此同时, 国际贸易模型都基本假设进口产品是最终产品, 即进口产品主要服务于进口国的国内消费者, 而不是服务于进口国的生产型企业, 因此, 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出口行为方面的研究。近年来, 由于企业进口数据的出现, 企

<sup>\*</sup>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进口增长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研究”(71473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就业结构调整与防范失业战略研究”(16ZDA026)、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14YJA790058)的阶段性成果。

业层面的研究开始向进口贸易方面延伸。关于贸易自由化与就业的关系,大量文献从国家层面或行业层面进行广泛的讨论,但通常集中在出口贸易与总体就业变动的关系。关于进口贸易与企业就业的关系,只有少数文献从进口贸易政策(关税)的角度进行了研究(Rodriguez和Yu,2016<sup>[1]</sup>;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sup>[2]</sup>),而从企业生产要素结构变动角度的研究几乎没有。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采用2000—2006年中国微观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实证估计了进口投入品对中国工业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其中,企业就业变动包括就业增长率、就业创造率、就业破坏率以及样本期内就业增长波动率;进口贸易包括企业进口强度、进口来源国数、进口产品种类、进口产品属性特征、进口来源国属性特征、进口贸易方式特征等。此外,本文还重点考察了进口投入品对纯进口企业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两类进口企业的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相比非进口企业,进口企业就业规模较大,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就业规模最大;相对于纯进口企业,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就业增长效果更为显著;进口强度、进口产品种类数量、进口来源国收入水平、进口产品属性特征,在解释企业就业变动方面存在稳健且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间接地验证了进口贸易有利于促进出口贸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其自身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等观点,这是对进口投入品与企业发展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 二、机制分析

以往,有关对外贸易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家或行业层面展开的,如Greenaway等(1999)<sup>[3]</sup>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显著降低了英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但是,近年来,随着微观企业进出口数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企业层面研究进口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口投入品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影响企业就业变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就业再配置效应。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增加,可能对企业生产中的低端劳动力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进而减少企业的就业规模(Rodriguez和Yu,2016)。但这需要深入考察进口投入品与国内生产环节的关系。当进口中间投入品与国内生产环节的关系是互补时,进口投入品可以促进企业创造就业;反之,当进口投入品与国内生产环节的关系是替代关系时,进口投入品会带来就业破坏,减少企业的就业规模(Harrison和McMillan,2011)<sup>[4]</sup>。

第二,生产率提升效应。蕴含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投入品(中间品和资本品)通过技术溢出,改进了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Amiti和Konings(2007)<sup>[5]</sup>、Goldberg等(2010)<sup>[6]</sup>采用实证方法验证了进口投入品对企业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进一步,Bas和Strauss-Kahn(2014)<sup>[7]</sup>、Halpern等(2015)<sup>[8]</sup>采用企业微观数据对进口投入品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机制进行了识别,发现进口投入品的产品种类生产互补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是两个重要影响机制。而企业生产率提升后,一方面技术对工人替代会带来劳动力的节约效应,另一方面会带来对技术工人偏向型需求的增加效应,正负两种效应共同作用决定企业的就业规模变化(Meschi等,2016)<sup>[9]</sup>。

第三,出口市场扩张效应。高技术或高质量的进口投入品使得进口企业的产出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带来企业的出口市场份额扩大,进而带动企业就业规模增加。Damijan等(2012)<sup>[10]</sup>侧重于研究进口中间品种类变动对斯洛文尼亚企业出口的影响。Bas和Strauss-Kahn(2014)研究了1996—2005年进口投入品对法国企业出口的正向影响。Feng等(2016)<sup>[11]</sup>使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密切相关,增加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在出口金额和出口范围上都出现了增加,尤其对于私营企业和初始为非贸易企业的影响更显著;从高收入的G7国家进口中间产品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对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出口,这说明中间进口品有助于中国企业扩大出口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并且中间品进口能够抵消汇

率水平变化对企业出口额及扩展边际的影响(田朔等,2015)<sup>[12]</sup>。进一步,出口扩大带来中国企业就业规模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受制于进口投入品属性,并可能会通过就业再配置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和出口市场扩张效应三个渠道来实现,当进口投入品与国内生产是互补关系时,如果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幅度大于对非技能劳动力减少幅度、出口市场扩张效应拉动就业增长显著,那么,进口投入品会促进企业就业创造和就业规模增加;反之,亦然。

### 三、特征事实

#### (一) 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情况

中国海关数据库包括了所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样本。根据企业是否从事进口、出口贸易的情况,本文将所有贸易企业划分为纯进口企业、纯出口企业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通过对2000—2006年海关数据库中企业数进行统计,本文发现:三类贸易企业数均呈现出增长趋势,纯进口企业数从2000年18409家增加至2006年34711家,增长率达88.55%;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数从2000年的43032家增加到2006年的83865家,增长率达94.89%。在三类贸易企业中,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数最多,占比在40%以上。从企业的进口额来看,纯进口企业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的进口额均呈现增长趋势,且增长额均高达5倍左右;有出口的进口企业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每年均在85%以上。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括了全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包括贸易企业和非贸易企业。本文根据企业是否从事进口、出口贸易将该数据库中的企业划分为非贸易企业、纯出口企业、纯进口企业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共四类。在2000—2006年期间,虽然非贸易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重维持在80%的高水平上,却呈现逐年减少趋势;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数呈现递增趋势,从2000年的14456家上涨到2006年33159家企业,增长率达129.38%;进口企业数占比也从9.73%上升到11.26%。在进口企业样本中,有出口的进口企业一直为主导力量。在进口金额方面,纯进口企业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的进口额均为递增趋势,分别增长了4倍和3倍,有出口的进口企业的进口额占有工业企业进口总额的89%以上。

总的来看,进口企业数逐年递增,并且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数增长更快;有出口的进口企业在进口贸易中一直起着主体作用。

#### (二) 企业进口投入品的情况

从进口的产品属性来看,进口资本品的企业数呈现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8098家增长到2006年的16137家,其中,纯进口企业数占资本品进口企业总数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8%左右,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数占比维持在82%的高位上。同期,中间品进口企业<sup>①</sup>数也呈现较快增长,从2000年13647家上涨到2006年29843家,其中,纯进口企业占中间品进口企业总数比重仅为15%左右,而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数比重高达85%。可见,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是从事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的主体企业。

此外,在2000—2006年间,在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样本中,以加工贸易进口为主的企业(简称加工贸易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重从2000年的70.25%下降至2006年的57.33%,减少了10个百分点。同期,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方式从事投入品的进口贸易。不论采用哪种贸易方

<sup>①</sup> 指中间品进口额大于0的企业;类似地,资本品进口企业指资本品进口额大于0的企业。

式进口投入品,必然对进口企业的生产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替代或互补作用,影响企业的就业变动。

(三) 四类企业的就业情况

从就业情况来看,四类企业的就业规模、就业增长率、就业创造率、就业破坏率和就业增长的变化率的情况如表1所示。具体来看:平均而言,在就业规模方面,有出口的进口企业就业规模最大,纯进口企业就业规模次之,非贸易企业的就业规模最小;在就业增长率方面,有出口的进口企业就业增长率最大,非贸易企业就业规模增长率最小;在就业创造方面,有出口的进口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最强,非贸易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最弱;在就业破坏率方面,非贸易企业的就业破坏率最高,有出口的进口企业的就业破坏率最小;在就业增长的变动率方面,有出口的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变动率最小,非贸易企业的就业增长变动率最大。可见,有出口的进口企业在就业创造和就业增长稳定性方面均好于纯出口企业和纯进口企业。

表1 2000—2006年四类企业的就业情况 (千人,%)

	非贸易企业		纯出口企业		纯进口企业		有出口的进口企业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就业规模	243.26	1085.76	316.03	1256.27	434.06	2305.61	539.24	1755.46
就业增长率	1.10	41.90	2.50	41.10	4.30	40.80	5.90	39.10
就业创造率	12.10	27.60	13.30	27.10	13.50	26.90	14.40	27.50
就业破坏率	11.00	27.00	10.90	25.70	9.20	26.40	8.40	23.00
就业增长的波动率	28.00	33.50	29.80	31.30	27.20	32.10	27.60	30.20
观测值个数	1261264		71391		27478		134366	

四、实证模型、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一) 实证模型

借鉴 Kurz 和 Senses(2016)<sup>[13]</sup>的方法,本文设定如下实证模型:

$$ED_{ijt} = \alpha_0 + \alpha_1 Import_{ijt} + X_{it}\phi + \gamma_j + \gamma_p + \gamma_t + \varepsilon_{ijt}$$

其中  $i$  表示企业,  $j$  表示行业,  $ED_{ijt}$  表示企业的就业变动情况,  $Import_{ijt}$  表示企业投入品进口状况;  $\gamma_p$ 、 $\gamma_j$ 、 $\gamma_t$  分别是省份、行业和年份的虚拟变量;  $\varepsilon_{ijt}$  是随机误差项。

$X_{it}$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本密集度( $lkl$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与全部职工数比值来衡量;企业年龄( $lnage$ )采用企业所在年份减去企业建立年份再加1,随着企业年龄增长,就业规模可能更稳定,就业创造能力可能越小;企业平均工资水平( $lnave\_wage$ )采用人均工资表示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生产率越高,企业就业规模可能越小;企业销售额( $lnsales$ )采用企业工业销售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用于控制企业销售情况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企业相对生产率水平( $relative\_tfp$ )借鉴 Groizard 等(2015)<sup>[14]</sup>的做法,企业在行业  $j$  中相对生产率的测度,首先计算劳动生产率(总销售额/总就业人数),然后在行业内排序,最后标准化在(0, 2)范围之内;出口的虚拟变量( $d\_export$ ),出口额大于0则为1,反之则为0;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d\_mnc$ ),如果是外资企业则为1,反之则为0。

(二) 变量测度

企业就业变动包括就业创造、就业破坏、就业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波动率4个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 就业创造 借鉴 Groizard(2015)、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的做法,就业创造定义为  $Creation\_E_{it} = \max(\Delta E_{it}, 0)$ , 其中  $\Delta E_{it} = \ln E_{it} - \ln E_{it-1}$ ;

(2) 就业破坏,定义为  $Destruction_{E_{it}} = \max(-\Delta E_{it}, 0)$ ;

(3) 就业增长,定义为  $Growth_{E_{it}} = \Delta E_{it} = Creation_{E_{it}} - Destruction_{E_{it}}$ ;

(4) 就业增长的波动率,采用残差法(Kurz 和 Senses 2016)进行测度,具体分两个步骤:第一步计算企业的就业增长率:  $\gamma_{ijt} = \ln E_{it} - \ln E_{it-1} = \phi_i + \mu_{jt} + v_{it}$ ,其中  $\phi_i$  表示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mu_{jt}$  表示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用于捕捉特定冲击,比如要素价格、生产率和需求冲击)。企业就业增长率,去除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后,剩下的估计残差  $v_{it}$  反映了企业就业增长在  $t$  年与企业平均和行业平均就业增长率的偏离度。第二步计算在样本期  $w$  内的残差增长率的标准差,即就业增长的波动率:  $\sigma_i^w = Vol(\gamma_i) = \sqrt{[1/(w-1)] \sum v_{it}^2}$ 。其中  $w$  为考察期,本文样本期是7年。原理是将2000—2006年的7年样本期数据压缩为1年的横截面数据。要说明的是,在计算企业就业增长的波动率时,纳入计算样本的企业至少存活3年。

企业进口投入品从不同维度进行测度,具体如下:①进口强度(*import\_intensity*),是指企业进口投入品额占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反映企业生产对进口投入品的依赖程度;进口产品数( $N_{product}$ ),反映进口产品多样化程度,其中,每个HS6码视为一种产品;进口来源地数( $N_{country}$ ),反映进口来源地的多样化程度。②不同属性产品的进口额,包括中间品和资本品①,同质产品、参考价格产品和异质产品②。③不同进口来源国的进口额: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③。④不同贸易方式的进口额:一般贸易进口和加工贸易④。

### (三)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涉及两套数据。第一套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第二套是中国海关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在考察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时,采用持续存活且所有核心变量都没有缺失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进口企业样本。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进口投入品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生产状况,进而改变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情况,导致企业就业规模发生变动。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进口企业的就业规模变动问题,选定至少存活两期的进口企业样本,通过分解企业进口投入品的不同特征,探究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就业规模变动的影响。

### (一) 基于进口强度、进口来源国数和进口产品数的检验

表2估计了企业层面的进口强度、进口来源国数、进口产品种类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其中企业就业变动包括就业增长、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3个指标。表2的第(1)列至第(3)列基于全部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投入品进口强度对企业就业增长、就业创造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投入品进口强度的增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增长,并通过就业创造提升渠道来实现;进口来源国数增多,即进口来源国多元化,会显著通过降低就业破坏率来促进企业就业增长;进口产品数增多,即进口产品多元化,会显著通过提升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来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① 按BEC(*Classification by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分类编码对进口产品进行分类: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的为中间品;BEC代码为“41”、“521”的为资本品。

② 据Rauch(1999)的划分标准,将能够在交易所交易的产品视为同质产品;将拥有指导价格的商品视为参考价格产品(差异度较小产品);其他产品视为异质产品。

③ 采用2006年世界银行对国家类别的划分标准。

④ 本文对加工贸易界定为: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其他贸易方式,是除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以外的所有方式,由于其进口占比较低,故不考虑。

表2 基于进口强度、进口来源国数和进口产品种类的估计

	全部进口企业			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			纯进口企业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进口强度	0.004 <sup>**</sup> (2.48)	0.003 <sup>*</sup> (1.86)	-0.001 (-1.24)	0.013 <sup>***</sup> (2.74)	0.004 <sup>*</sup> (1.69)	-0.009 <sup>***</sup> (-3.07)	0.002 <sup>***</sup> (6.81)	-0.000 (-0.10)	-0.002 <sup>***</sup> (-7.86)
进口来源国数	0.001 (1.33)	0.000 (0.42)	-0.001 <sup>*</sup> (-1.71)	0.001 (0.82)	-0.000 (-0.38)	-0.001 <sup>*</sup> (-1.94)	0.003 (0.88)	0.002 (0.84)	-0.001 (-0.51)
进口产品种类	0.001 <sup>***</sup> (6.25)	0.001 <sup>***</sup> (6.21)	-0.000 <sup>***</sup> (-2.99)	0.001 <sup>***</sup> (5.89)	0.001 <sup>***</sup> (5.54)	-0.000 <sup>***</sup> (-3.09)	0.000 (0.67)	0.001 <sup>*</sup> (1.71)	0.000 (0.50)
资本密集度	-0.218 <sup>***</sup> (-34.24)	-0.114 <sup>***</sup> (-30.17)	0.104 <sup>***</sup> (27.89)	-0.229 <sup>***</sup> (-30.63)	-0.119 <sup>***</sup> (-26.35)	0.109 <sup>***</sup> (25.28)	-0.186 <sup>***</sup> (-9.40)	-0.099 <sup>***</sup> (-9.08)	0.086 <sup>***</sup> (7.04)
企业年龄	-0.076 <sup>***</sup> (-7.68)	-0.068 <sup>***</sup> (-10.23)	0.008 (1.29)	-0.069 <sup>***</sup> (-6.59)	-0.061 <sup>***</sup> (-8.25)	0.008 (1.31)	-0.067 <sup>*</sup> (-1.73)	-0.093 <sup>***</sup> (-4.38)	-0.026 (-0.79)
人均工资	-0.217 <sup>***</sup> (-31.11)	-0.108 <sup>***</sup> (-24.84)	0.109 <sup>***</sup> (25.01)	-0.223 <sup>***</sup> (-27.02)	-0.112 <sup>***</sup> (-21.21)	0.111 <sup>***</sup> (22.06)	-0.206 <sup>***</sup> (-9.56)	-0.111 <sup>***</sup> (-8.57)	0.095 <sup>***</sup> (7.61)
销售额	0.174 <sup>***</sup> (30.11)	0.062 <sup>***</sup> (18.41)	-0.112 <sup>***</sup> (-27.27)	0.167 <sup>***</sup> (25.38)	0.060 <sup>***</sup> (15.88)	-0.107 <sup>***</sup> (-22.72)	0.190 <sup>***</sup> (10.48)	0.071 <sup>***</sup> (6.94)	-0.119 <sup>***</sup> (-9.08)
相对生产率	-0.836 <sup>***</sup> (-16.63)	-0.358 <sup>***</sup> (-12.19)	0.478 <sup>***</sup> (13.44)	-0.938 <sup>***</sup> (-14.16)	-0.445 <sup>***</sup> (-11.14)	0.493 <sup>***</sup> (11.50)	-0.610 <sup>***</sup> (-6.41)	-0.256 <sup>***</sup> (-4.92)	0.354 <sup>***</sup> (4.35)
出口虚拟变量	0.001 (0.18)	-0.004 (-0.89)	-0.005 (-1.31)						
外资虚拟变量	0.013 (1.00)	0.015 <sup>*</sup> (1.77)	0.002 (0.27)	0.008 (0.61)	0.015 (1.57)	0.006 (0.82)	-0.033 (-0.63)	-0.003 (-0.12)	0.030 (0.76)
N	161671	161671	161671	134268	134268	134268	27403	27403	27403
R <sup>2</sup>	0.192	0.112	0.161	0.196	0.115	0.162	0.172	0.119	0.124

注: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为处理异方差后的  $t$  值; 以上估计均控制了地区、行业、年份效应和常数项, 因简洁而略去。下表均同。

前文的特征事实显示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和纯进口企业在就业变动上存在明显差异。为此, 本文将进口企业进一步划分为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和纯进口的企业两个子样本。表2的第(4)列至第(6)列是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进口强度的提高通过提升企业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来促进此类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 进口来源国数增多会通过降低就业破坏率来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则通过提升企业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来促进此类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 但进口产品种类促进企业就业增长效应小于进口强度。表2的第(7)列至第(9)列是纯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进口强度的增加通过降低就业破坏来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但进口来源国数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对纯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比较表2的第(4)列至第(9)列的第1行和第3行, 可以发现进口强度增加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就业增长效应大于其对纯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效应; 而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会显著促进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 而对纯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 在控制变量中, 人均资本量、企业相对生产率、平均工资水平对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在资本深化和技术升级时, 资本和技术会对劳动力产生替代作用, 进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而企业销售额增加对其就业增长存在显著正影响, 说明随着企业销售额的增加, 企业会增加劳动力的雇佣。

(二) 基于不同属性进口品的检验

关于产品属性差异, 本文分别从进口产品用途、进口产品差异化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具体如下:

表 3 估计了资本品进口额和中间品进口额(分进口产品用途)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表 3 的第(1)列至第(3)列是基于全部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品进口额增加通过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促进企业的就业增长,并且就业创造效应大于降低就业破坏效应;中间品进口额的增加通过降低就业破坏这一渠道促进企业的就业增长。表 3 的第(4)列至第(6)列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额的增加均显著提高了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可能的原因是,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品优化了企业生产要素结构,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促进了企业销售额增加,进而增加了劳动力的雇佣。表 3 的第(7)列至第(9)列对纯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类产品的进口额对该类企业的就业变动影响均不显著。

表 3 基于资本品进口与中间品进口的估计

	全部进口企业			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			纯进口企业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资本品进口	0.014*** (7.40)	0.011*** (7.82)	-0.003*** (-2.98)	0.014*** (7.18)	0.011*** (7.15)	-0.004*** (-3.46)	-0.009 (-1.21)	-0.005 (-1.06)	0.004 (0.78)
中间品进口	0.006* (1.69)	0.002 (0.75)	-0.004** (-2.05)	0.007* (1.68)	0.002 (0.46)	-0.006*** (-2.58)	0.016 (0.80)	0.021 (1.53)	0.005 (0.48)

注:限于篇幅,本文表 6 至表 9 未给出控制变量及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从表 3 的第(4)列至第(9)列可以看出,资本品进口和中间品进口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有显著影响,而对纯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在面临国内和国外两个销售市场时对进口投入品使用更为敏感。具体来说,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品会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当企业生产率水平提高后,企业在国内外两个销售市场的竞争力得以提升,销售额出现显著增加;并且两个市场销售额的增加带来就业增长的幅度大于企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就业减少的幅度,总体上,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呈现就业增长现象。与之对应的,纯进口企业,只面临国内销售市场,在进口投入品带来生产率提升后,会有两股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影响其就业变动:生产率提升后的劳动力节约效应与国内销售市场扩大带来的劳动需求效应增加相互抵消,最终呈现出不显著的结果。可见,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样本上。

表 4 估计了不同差异程度产品进口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表 4 的第(1)列至第(3)列是对全部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异质产品进口额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说明进口更多的异质产品有助于企业就业增加,并通过显著提升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实现企业就业增加;参考价格进口产品和同质进口产品增多对企业就业增长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同质进口产品增多显著增加了就业破坏效应,不过影响幅度不大。异质进口产品的使用,有助于企业生产出差异化的最终品,进而其在销售市场具有一定的产品垄断定价能力,带来其利润增加和业务发展,进而使劳动力的需求得以增加;而同质产品带来的就业破坏效应,可能是因为同质产品对企业已有生产环节存在替代作用,使得企业就业需求减少。

表 4 的第(4)列至第(6)列是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差异度的进口产品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就业的影响与对总体进口企业的影响基本一致。表 4 的第(7)列至第(9)列是对纯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类产品的进口额对企业就业变动均没有显著影响。这再次验证了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就业变动主要体现在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样本上。

### (三) 基于不同进口来源国的检验

表 5 估计了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额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表 5 的第(1)列至第(3)列

表4 基于异质产品、参考价格产品与同质产品进口的估计

	全部进口企业			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			纯进口企业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异质产品进口	0.017*** (4.14)	0.008*** (2.62)	-0.009*** (-3.84)	0.016*** (3.49)	0.007** (2.19)	-0.009*** (-3.45)	0.021 (0.76)	0.018 (1.12)	-0.003 (-0.14)
参考价格产品进口	0.005 (1.35)	0.003 (0.92)	-0.003 (-1.19)	0.005 (1.11)	0.001 (0.41)	-0.004 (-1.38)	-0.002 (-0.06)	0.014 (1.27)	0.016 (0.69)
同质产品进口	-0.004 (-1.44)	-0.001 (-0.24)	0.004** (2.17)	-0.004 (-1.41)	0.001 (0.04)	0.004** (2.50)	0.020 (0.86)	0.009 (0.62)	-0.011 (-0.69)

表5 基于来自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估计

	全部进口企业			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			纯进口企业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从高收入国家进口	0.007 (0.70)	0.003 (0.46)	-0.004 (-0.71)	0.008 (0.67)	0.003 (0.36)	-0.005 (-0.76)	-0.001 (-0.03)	-0.008 (-0.22)	-0.006 (-0.30)
从中收入国家进口	0.009 (1.62)	0.001 (0.40)	-0.007* (-1.92)	0.010* (1.78)	0.002 (0.62)	-0.008* (-1.87)	0.011 (0.45)	0.015 (1.10)	0.004 (0.29)
从低收入国家进口	0.011*** (2.81)	0.007** (2.39)	-0.004* (-1.82)	0.010*** (2.68)	0.007** (2.56)	-0.003 (-1.45)	0.028 (1.28)	0.014 (0.79)	-0.014 (-1.14)

是对全部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从低收入国家的投入品进口，通过提升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来自低收入国家的投入品价格相对低廉，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促进了企业成长，进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分样本来看，如表5的第(4)列至第(9)列所示，对于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而言，来自中等收入国家进口的增加主要通过降低就业破坏渠道实现就业增长，而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增加主要通过提高就业创造渠道实现企业就业增长；对于纯进口企业样本而言，来自高、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增多对其就业变动均没有显著影响。

(四) 基于不同进口贸易方式的检验

表6估计了不同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对企业就业变动的的影响。表6的第(1)列至第(3)列是对全部进口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加工贸易进口额的增加主要通过提升就业创造渠道显著促进企业的就业增长。其原因可能是，加工贸易大多数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或零部件，加工贸易的免进口关税政策降低了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增加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促进了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分样本来看，如表6的第(4)列至第(9)列所示：对于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而言，加工贸易进口额增加显著提高了该类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促进了就业创造水平，降低了企业就业破坏水平；对纯进口企业而言，一般贸易进口却增加了企业就业破坏水平，可能是因为一般贸易进口产品对企业原有的生产阶段产生了替代效应，进而对企业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表6 基于一般贸易进口和加工贸易进口的估计

	全部进口企业			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			纯进口企业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就业增长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一般贸易进口	0.004 (1.37)	0.003 (1.44)	-0.001 (-0.43)	0.005* (1.69)	0.004** (2.04)	-0.000 (-0.17)	-0.102 (-1.35)	-0.067 (-1.13)	0.035* (1.87)
加工贸易进口	0.010** (2.31)	0.007** (1.97)	-0.003 (-1.33)	0.015*** (3.32)	0.009** (2.45)	-0.006** (-2.46)			

从表6的第(4)列至第(9)列可知，加工贸易进口促进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效应

大于一般贸易进口带来的就业增长效应;并且加工贸易不仅会给企业带来就业创造,还会降低就业破坏;而一般贸易进口则主要通过提升就业创造促进企业扩大就业,且影响幅度较小。与此同时,加工贸易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对纯进口企业的就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加工贸易进口在促进企业(有出口的进口企业)扩大就业方面起到显著积极作用。

####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剔除不显著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前文的解释变量  $d\_export$ (是否为出口企业)和  $d\_mnc$ (是否为外资企业)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可能会影响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故剔除这两个变量进行重新估计。核心解释变量(进口强度、进口来源国数、进口产品种类、进口不同属性的产品、从不同来源国的进口、不同贸易方式的进口)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均与前文估计结果基本一致<sup>①</sup>。可见,减少不显著解释变量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维持稳定的就业增长是国家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规模,最终还是要依托企业。本文使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合并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①相对于非贸易企业、纯出口企业和纯进口企业,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就业的规模最大、就业增长最快、就业创造最多、就业破坏最少、就业增长稳定性最好。②进口强度、进口产品数、进口来源国收入水平以及进口产品属性,都是影响企业就业变动的显著因素。进口强度越大、进口产品种类越多,企业就业增长就越快;其原因在于进口投入品会改变企业的内部生产结构,可能通过就业再配置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和出口市场扩张效应三个渠道促进企业的就业增长。③相对于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对企业就业增长的效果更为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从事加工贸易更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and 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对劳动力需求较大。④相对于同质产品进口的就业破坏作用,异质产品进口的就业创造效果更为显著。原因在于异质进口品会增加企业产出品品的差异化程度,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垄断定价能力,促进企业发展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同质产品可能会对企业原本生产环节产生替代,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⑤进口投入品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增长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样本上,这间接说明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其就业规模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进口贸易增长与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发现,也为客观评价中国对外贸易福利提供了一个新的企业层面视角。在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逐步消失,我国出口增长乏力,急需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因此,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我国工业企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意义。自2012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进口贸易的政策,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可见,政府早就意识到进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促进作用,并战略性地颁布实施了多项扩大进口贸易规模、优化进口结构的相关政策。今后,为了更加精准发挥进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和就业的促进作用,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情

<sup>①</sup> 限于篇幅,稳健性结果未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况,我国的进口贸易相关政策应该进一步细化,根据不同类型进口商品对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制定有差异的政策;针对加工贸易进口、从不同类型进口来源国的进口制定不同的政策;高度重视同时进口和出口的企业,这类企业既充分利用了国外资源,又积极开拓了国外市场,高度参与了国际分工和全球化,就业增长效应最显著,可能是我国今后实现扩大就业规模、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主体企业,为此,建议相关部门,实地调研这类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进口贸易存在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缓解企业进口贸易面临的困境,促进这类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国内的就业。

#### 参考文献

- [1] Rodriguez-Lopez A, M J Yu, All-Around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Level Employ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J]. CCIER Working Paper, 2017(9).
- [2] 毛其淋, 许家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 WTO 的微观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6(1): 69-83.
- [3] Greenaway D, R C Hine, P Wrigh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rade on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5(3): 485-500.
- [4] Harrison A, M Mcmillan. Offshoring Jobs? Multinationals and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C].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ufts University, 2011: 857-875.
- [5] Amiti M, J Konings.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97): 1611-1638.
- [6] Goldberg P K, A K Khandelwal, N Pavcnik, et al.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a, 125(125): 1727-1767.
- [7] Bas M, V Strauss-Kahn. Does Importing More Inputs Raise Exports?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France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4, 150(2): 241-275.
- [8] Halpern L, M Koren, A Szeidl.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2): 3660-3703.
- [9] Meschi E, E Taymaz, M Vivarelli. Globaliz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Labor Demand: A Firm-level Analysis for Turkey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2(4): 1-26.
- [10] Damijan J P, J Konings, S Polanec. Import Churning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Multi-product Firms [J]. World Economy, 2012, 37(11): 1483-1506.
- [11] Feng L, Z Li, D L Swens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101): 86-101.
- [12] 田朔, 张伯伟, 慕绣如. 汇率变动、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5(4): 88-102.
- [13] Kurz C, M Z Senses. Importing, Exporting, and Firm-level Employment Volatilit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98): 160-175.
- [14] Groizard J L, P Ranjan, A Rodriguez-Lopez. Trade Costs and Job Flows: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level Data [J]. Economic Inquiry, 2015, 53(1): 173-204.

#### 作者简介

魏浩,男,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李晓庆(通讯作者),女,201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责任编辑:倪立行)